

参军之前，我的家在洪集老街西边的一个高台子上，往北隔一块菜园的堂兄家，一度是桃园生产队的牛房和种子仓库，有专人住在里面看场。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看场人名叫王兴福。他看场的那个夏天，经常在晚饭后搬个凳子坐在我家门前讲故事，多数是抑恶扬善的神话故事，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，只记得他穿一件蓝里透白的学生装，胸兜前别着钢笔。过了些日子，学生装穿着穿着就破了，胸兜前的钢笔后来也不见了，这个中学生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大约是照顾，生产队让他看场，晚上不用下田也能挣几个工分。我至今不知道他有没有怀才不遇的心态，可能那时候他也不知道，他在看管生产队稻种的时候，也捎带着往我的心里播种一些故事的种子——我的文学生涯，或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

毕竟喝过几年墨水，在我父亲担任洪集公社党委书记期间，王兴福被任命为会馆大队党支部书记，在此之前我已参军了，对于王兴福主政会馆大队时期的事迹，所知甚少，依稀记得探亲回家，在一起吃过饭。待我2013年暑期回乡探亲，见到王兴福的时候，他已是年逾花甲、且因腰疾卧床的老人了。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，他在编撰会馆村志。我当时不以为然，我想象不出来了一个村子能有多少事情值得大书特书。

事情有些出乎我的意料。2018年10月初，接到王兴福的电话，他告诉我《会馆村志》写好了，请我作序。忙里偷闲，我把它打印出来，沏上一杯家乡绿茶，静下心来看看，看着看着，我的眼前就浮现起一些画面，那些人，那些事，那些味道，那些声音，老街街心的青石板 and 清真寺上空的月亮，青石板两岸饮食店飘出来的火烧馍的香味，农忙时节街西南稻田波光粼粼的水面和水面上飘荡的歌声……这一切都历历在

纪念建党百年华诞赞

石荣宗

鲜红党旗猎猎飘，百载征程斩“三妖”。
伟绩丰功镌勒石，创新驱动展新招。
初心不忘为民计，纾困脱贫重担挑。
舜日尧天齐盛赞，风流人物在今朝。

注：“三妖”指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。

茶香悠悠

张 娟

人怜爱。要是再降一场春雨，那芽就卯足了劲蹭蹭地往上长，整个茶园碧绿一片，生机盎然。

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，茶叶是我们村里家家户户唯一的经济来源，采茶于是就成了村里人每年的头等大事。那段时间里，每天早晨，天蒙蒙亮，村庄的上空就飘起了炊烟。人们将大茶壶中灌满水，再摊上几锅麦饼，煮几个鸡蛋，打了包，那茶篓往肩上一挎，就匆匆的上山摘茶去了。

茶园在河对岸的半山腰上，河里没有船，只有一溜歪歪斜斜的石铺跨在河上。流水绕着石铺打着旋，咕咚咕咚，婉转地回旋着湿润的调子。石铺上，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小的，前前后后，说说笑笑，踏上石铺，那些匆忙的身影还没来得及映在河面就已经攢着步子到了对岸。

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时，人们就已经穿梭在那郁郁葱葱的茶林之中。他们弯着腰，低着头，双手不停地在枝头舞动，或左或右，或上或下。像是在绿色的琴键上弹奏着一首首欢快的曲子，那“绿色的音符”随即就从指尖下轻盈地跃进了腰间斜跨着的茶篓里。

山头的那方天空总是蓝悠悠的，如水洗一般地澄澈；阳光灼灼的，难得你眼睛发花，山野的风裹着淡淡的芬芳，时不时与我们撞个满怀；白色的地菜花，零零落落，在阳光下，十分亮眼，像从苍穹坠落到绿茵中的点点繁星。

这是一个童话般的世界。可是在大人的眼中，除了那那一排排绿油油的茶棵，一切都入不了他们的眼，他们依旧重复着那个一成不变的动作，仿佛永远不知疲倦似的。

“丫头，别闹了，快来帮妈妈摘茶，摘茶卖钱给你买糖吃！”妈妈头也不抬地朝我喊来。

“噢，就来啦！”我爽快地回应着。

一棵小茶树的旁边，我学着妈妈的样子一本正经地将双手放在茶枝上，左一扯，右一拉，新芽没有扯下来，倒拽下了几片老叶和茶梗。爸爸妈妈看见了，忍不住咯咯直笑，气得我扔下手里攥着的半片的老叶，又撒丫去采蒲公英了。

叭叭！叭叭！一只只小鸟，从这棵树扑棱棱地飞落到那棵树，灵动的身影在空中划过一条条优美的弧线，喜得我追着它们满山跑。红彤彤的“牛奶奶”招摇于枝头，惹得我将它摘个净光，然后大把大把地朝嘴里捂，那酸酸涩涩的味道，让我过足了馋瘾。玩累了，寻一棵大茶树，在那光影斑驳处，嗅着茶叶和花草的清香，在甜甜的梦中呵呵地傻笑。

红日西沉，倦鸟归林。人们陆陆续续收工下山。麻袋里、茶篓里、竹篮里、新采的茶叶满满当当，背的背，拎的拎，红的红，虽然累得哼哧哼哧，但脸上却堆起满满的笑容，亦如那天边飞起的片片晚霞。

晚饭后，上灯时分，家家户户户开就开始炒茶叶了。记忆中妈妈将锅洞里架上几根松明，火就呼呼地舔着锅底了，这时爸爸闪亮登场了。他将袖口捋得高高的，然后抓起一把鲜茶草，放进滚烫的铁锅中，青扑扑的茶叶在他的手里如蝴蝶一般上下翻飞。伴着阵阵噼里啪啦的声响，那醉人的清香就肆意地飘散开来，飘到房前屋后，飘到河边，飘到村里的每一个角落，飘进每一个人的心里。

乡村的夜是宁静温柔的，只有舞旗河的水在静静地流淌着，村庄在缕缕氤氲的清香中沉沉睡去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这样的故事在每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持续上演着……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流。许多年过去了，那碧绿的茶山、袅袅的炊烟，已渐渐淡出我的视线，然而那些永恒的画面，却已定格在我记忆的最深处。

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。执一杯芽茶在掌心，那热气缭绕处，便是温润我心间的烟火，在悠悠的茶香中，我回味着、幸福着、憧憬着，一切温柔如初。

复活的故乡

徐贵祥

期革命者，也诞生过杨国夫那样的开国将军，还有十几名大校军衔的军人；这才知道，故乡的民族文化那样丰富，婚丧嫁娶，吃喝拉撒，语言文字，耕桑渔牧，工艺商贸，鼓书演艺……一本厚厚的《会馆村志》，就是一本乡村文化的百科全书。我记忆中的，记忆之外的，经历过的，没有经历过的，能够想象出来的，想象之外的……尽收眼底，让人浮想联翩。

在我的童年视角里，会馆村是千变万化的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，它就是一座城市，一座从心里升起的想象之城。小时候，我读《红楼梦》的时候，北边河湾树林掩映的房屋就是潇湘馆；我读《烈火金刚》的时候，北头那段由高渐低的街面就有肖飞进城抓药的铺面；我读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的时候，十字街姥娘家后院土墙下面就是保尔和冬妮亚约会的地方……毫无疑问，关于故乡的想象，成为我文学创作的丰富的地理资源，我后来创作长篇小说《历史的天空》、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、《马上下》，里面都有故乡的影子，特别是《四面八方》，时间、人物、地点、故事……都同会馆和老街有关，过去的作品有关，现在的作品有关，将来的作品也一定有关。

感谢王兴福，把故乡重新送到我的面前，让我在离开四十年后重新打量它，审视它，亲近它，捧着二十万字的《会馆村志》，我感觉好像正走在老街的青石板上，远处依稀传来陈正老师拉胡琴的声音和王二叫卖艾艾的吆喝……

这才知道，故乡有那么久远的历史，一座会馆，一座善缘塔，一座清真寺，都有那么多传奇故事。这才知道，故乡是一片富饶的文化土壤，历史上有杜书仲、王墨云等名师，当代有中国作家协会、中国音乐家协会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、省作家协会会员若干；这才知道，故乡还是一片红色的土地，诞生过杜立元那样的早

诗与画

配诗 王光中
摄影 流 冰

春雷过后
桃林的心事，了然于胸
熠熠生辉
一摆摆春天的请柬
贺喜。朝拜
脸，绯红
袂，飘逸……
做谁的伴侣，岭上的新娘
人面。桃花，阳光
春风十里，微醉

挣钱

胡先友

这天上午，刘大牛和何薇挑着稻箩，去门口的小山坡上采茶。大牛家的茶树不多，也就几分地，一垄一垄的从上至下，比梯田还小且细长。一个春季采个三五十斤嫩茶，不在话下。

自己采摘，自己炒揉，除了留足自家喝，其余的茶都由何薇背到镇上摆摊卖，挣点辛苦钱补贴家用。然而，今年不同了。大牛说，种茶不容易，去街上卖个白菜价不合算。今年买房需要钱，我要想办法挣个好价钱。

何薇问，你想咋卖？

我去找县政府上班的大表哥，走一下后门。他是公家的人，也算是个小头头。只要他一出面，各部门发发，别说三五十斤，就是三五百斤茶叶，估计都没问题。大牛仰望蓝天、志在必得状。

何薇说，你想挣公家的钱，哪那么容易啊？

大牛答，不试，怎么知道？

明前茶，润喉清肺，金贵。采了几天，制作成形约十斤。分成十袋，小心翼翼塑封好。

何薇说，你先和大表哥说一声吧，免得他不知。

大牛忙摇头，说这求人的事哪能提前说。万一他说他不在，躲我，我找谁去？何薇道，大牛，你见着大表哥，不能为难他。能帮着卖就卖，卖不了，还有我呢。

大牛说，我从来没求过他呢。

何薇看大牛一身旧衣，就找出过年才穿的毛料大衣，让大牛穿上，说城里人讲究，别去了大表哥脸。

大牛说，哪能穿新衣去呢。

何薇问，为啥不能穿？

穿新衣去找大表哥，以为我发财了，还卖什么茶叶啊？大牛分析道，还是旧衣服好。

何薇就笑，看把你能的。

大牛也笑，骑上电瓶车，呼呼地去了县政府。

大表哥两年未见面，放下手里活，依旧热情似火，领着大牛回到干部宿舍楼。表哥家住一楼，窗明几净。贤惠的表嫂在家里烧了一桌子好菜。清幽的古井贡啤啦啦倾入白净的小瓷杯，满屋子酒香，就

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历史，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荣光。当然，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独特的风貌。会馆村的地理变迁，更是许多乡村不曾有过的。在改革开放之前，他是洪集老街的“郊区”，街上人同乡下人同饮一口龙井水。改革开放之后，拆东街建西街，老街的居民大都搬到三里以外的老楼风，沿国道两边生长起鳞次栉比的砖瓦楼房，新的建制洪集镇已经初具现代气息。无论老街还是新镇，都没有离开会馆村的怀抱，会馆村的村民已然成为洪集镇中心区域的居民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会馆村的历史就是洪集镇历史的主旋律。集镇居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群体，很多人把自己看成是农村的城里人，城里的农村人，身上兼具城里人、集镇人和乡下人的优点和缺点。因此又可以说，《会馆村志》其实就是中华民族城乡文化的缩影。王兴福等人把一个村庄的历史和现实搞明白了一大半，其实也就是把中国老百姓的事情搞明白了一大半，真是功莫大焉。

这本《会馆村志》，和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我特别想表达一份个人感情。我的父亲徐彦选是一位农村基层干部，在他去世之后的二十多年里，他的经历一直是我非常在意的，非常想了解的。王兴福帮助了我，从这本《会馆村志》里，我似乎又看到了父亲劳动和工作的音容笑貌，这是我要特别感谢王兴福的。

尽管故乡已经远去，老街是没有老街的老街，会馆是没有会馆的会馆，但是，它依然存在，它潜伏在王兴福等人精雕细书写的文字里，打开一本厚厚的《会馆村志》，我就回到了故乡。



好酒菜。

大牛说，就喝一杯。我今天不是来拿茶叶钱的，是来送点乡下土特产给你们尝尝鲜哩。

大表哥一看袋里东西，就笑。等蒿子粑粑加热了，拿来咬一口，嗯嗯，香，还带咸肉了，是小时候的味道。

大牛就说，只要你们喜欢吃，明年我还送来。

大表哥吃完两块，意犹未尽，道，血糖高，不敢多吃。茶叶钱是一千五，我转你微信上吧。

大牛说，本来是送给你们喝的，收钱，那多不好意思啊。

表嫂就说，收下吧，都是亲戚，你卖点茶叶也不容易。

大牛就加上了大表哥的微信。

饭毕，大牛说要到街上转转。就去了。买了点东西，大牛就转来准备骑车回去。在墙角处，听见隐隐约约的声音。

那么多茶叶，你都卖掉啦？表嫂在问。

大表哥说，上面抓得紧，卖啥啊，都分给科室同事了。我可不敢以权谋私，让单位人说闲话。

那这茶叶钱，你贴了？表嫂问。

不然呢？表哥说。

屋里没了声音。

大表哥的话，像一把锤子，重重地砸在刘大牛的心坎上。还以为这后门好走呢。下次，我再来找大表哥卖茶叶，我就是小狗。

大牛悄然骑上电瓶车，溜回家。

何薇问，大表哥给茶叶钱了吗？

大牛叹气，在微信上，还没点收。公家钱，不好挣啊！

小说

东石笋副刊

本版责任编辑：流 冰
邮箱：64385541@qq.com

等一等心情

黄圣凤

寄一束鲜花，收到了还很新鲜。去一趟异地，风驰电掣就到了。关公斩华雄，斩了人回来，酒还是温的。一切都那么快！

忽而想起日本科技博览会上一个“冷藏邮件”的活动，那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，人们对姗姗而来的21世纪“有话要说”，于是一封封写信“冷藏起来”，待活动组在未来某个时候投寄出去。一个纯纯的女大学生，给暗恋的男生写了一封表达心意的长信。

随着时光步履的行进，日本邮政厅不断接到人们焦急打来的电话，客气而坚定地请求“不必劳神投递那封当年的信件”。这其中就有当年的女学生，已经三十几岁的家庭主妇，请求“万勿把那封信投递给他，现在各自有各自的家庭，当年那封信会令双方万分难堪。”

当年的女大学生以为，爱他一生一世，无论他知道不知道，无论当下还是未来，一直爱，永远爱，永恒不会变。

怎么会改变呢？耳热心跳，彻夜不眠，天上星星数了一千遍，爱已将通身贯彻！

不过才十几不到二十年，那颗心早已经消隐在烟火人间。

“不必劳神投递那封当年的信件”，“万勿把那封信投递给他”，“此时彼一时也”，“悬念已废弃多年”，“时过境迁，回不去了”，……很多人言辞恳切，“只要能阻止邮件的寄出，他们愿意交任何额外的费用。”

是啊，芦苇割倒了秋风，再没有星辰照耀，彼时的欢喜，只是一杯水的波澜。

一盏茶水初好，先别喝，放那吧，沉淀一下。更多的时候，你需要的是沉淀了的中月和心情。

2020年，新《民法典》颁布，增添了一条新内容：离婚一个月的冷静期。

一对夫妇，一言不合就离婚，不给离都不行，态度坚决，没有商量。

来时一双，走时两散。他们是否想过，“真的心”往往藏在寂静处，热辣辣的“打仗”是最狂躁的时候。

“这样吧，先回去，一个月后如果还想离，那就再来！”法官这样劝和。

两个人始终没有再来，重归花前月下了应该是。心情一时一地，生活却是永恒的。

时光雕刻一切。

小文对面是一个烂同事，咬牙切齿的“一个怪物”，“一辈子没朋友也不跟他做闺蜜”的那种。

又一年，在街上看到她们俩，一人骑电瓶车，一人坐在后面，谈笑风生，面目柔和。

时间的胶水会慢慢粘合。

翻翻旧时日记，喜怒哀乐大起大伏大波大澜都在纸上，白纸黑字。

而白纸黑字写着的，早已经云淡风轻。

不禁叹息，不就那么点事么，怎么当时就……每个人大抵如此。

在阿尔卑斯山谷一条风景极佳的山道上，有一句诗：慢慢走，欣赏啊！

慢慢走，像大地上一根草，生长、摇摆、变颜色，都是生命之道。星星虽然闪烁，总会沉陷到地球另一侧。

慢一点，让脚步等好心情！

春风桃李尽蒿香

王明军

三月的江淮大地，春风催绿了枝芽，蒲公英伸伸细腰，撑开了一朵朵绒花。松动的土壤，氤氲着春的气息。一种叫“青蒿”的植物，正藏粪生香。江淮分水岭之北水，正裹挟着大别山兰草馨香，经美丽的梅山湖分流至东汲河，而后一路挺进霍邱城东湖，汇入淮河。水系的发达，造就了东汲河上姚李庙植物的多样性。江淮之间湿润的土壤，给予了青蒿养份。茎肥叶嫩，很适合做一种叫“蒿子粑粑”的美食。而味蕾的触觉，往往都来自记忆深处。

外婆家的青石臼，姑娘们正用古老舂米的方法，在石臼中捣出米面，细白的粉粒散发阵阵米香。采摘的青蒿嫩芽也随之入臼捣碎，而后浸泡，去汁。此时老油坊的埕埕，波纹中漂浮着细小的蒿草末，引来馋食的翘嘴鲃子鱼，串来串去争抢觅食。

撒干后的蒿子，晒干备用。腊肉，此时粉墨登场。做为黄金配角，戏份一定给足。腊肉丁爆炒出香味，一定要让左邻右舍垂涎三尺。油脂要贯通蒿子粑粑的每一个节点，直至外焦里嫩，酥软可口。此刻再去回看，那些弯腰在田野 撒青蒿的姑娘们，有一个谁是娘。儿女的馋口，是母亲惦记的心病。每逢三月，清明节前也或是节后，竹篮里准会晾晒一团团撒干的蒿子。而今日的日子不再清贫，干年后蒿子都入了冰箱冷藏。

若有一日，儿女的一声叫“妈，我想吃蒿子馍了”，神奇瞬间从冰箱里快闪而出。心心念的美食，岁月弥久，口齿余香。

姚李庙的蒿子粑粑，叫法上不同于六、舒、霍一带，我们称之为“蒿子馍”。“馍”源于中原官话，而“粑粑”则多江淮官话，六霍人习惯。姚李庙人大多讲中原官话，故称蒿子馍的较多。另外，在形状上也与六、舒、霍有差别。其外形随意，为不规则圆，而六安、霍山一带则较圆。另外江淮苏浙沪一带，称之为青团的食物，也与蒿子粑粑多有相似。只不过所用主食材为艾草，再裹以糯米粉。清香入口，糯而不腻。但与蒿子粑粑的浓郁所比，则少了些味蕾上那种绵长而久远的震撼。

每种美食，都有其地域性的传说故事。故事的本身，也有传承。相传太平年间，到处烽火连天，伤兵多客死异乡，农历三月三这天，为了纪念逝者，同时祝愿人安康长寿，不为邪恶所侵。先人们就用野蒿以米粉，做成蒿子粑粑，把住四处游走的魂魄。日久天长，传承到新世纪，蒿子粑粑赋予了新的使命，就是要把住逝去的乡愁。

又到了吃蒿子粑粑的季节，电话里朝母亲喊一声“妈，我想吃蒿子馍了”。

清香，顿从铁锅溢出。

《诗经·小雅》有云：

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。

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蔚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劳瘁。

散记